

失われた町

〔日〕三崎 亚记

帅松生

著

译

消失的
城镇

消失的 城镇

〔日〕三崎亚记

著

帅松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城镇 / (日) 三崎亚记著; 帅松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27-6615-4

I. ① 消… II. ① 三… ② 帅… III. ①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9310 号

“USHINAWARETA MACHI” by AKI Misaki

Copyright © 2009 AKI Mi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9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图字: 09-2011-423 号

消失的城镇
失われた町

[日] 三崎亚记 著
帅松生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198,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615-4/I · 3975

定价: 3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8653

目 录

序曲暨尾声·····	1
Episode 1 待风之丘·····	11
Episode 2 引航海流·····	51
Episode 3 深灰月色·····	97
Episode 4 绝世之音·····	149
Episode 5 舵手呼唤·····	193
Episode 6 隔绝光迹·····	251
Episode 7 壶中阿望·····	323
尾声暨序曲·····	383

序曲暨尾声

“系统全部归零！”十二号干哑的声音在监视车内回荡。

安装在墙壁上的二十余台监视器，无一不放映着城镇的低解析度夜视图像。所有的监视器内全都人迹杳然，夜晚的十字路口和街道宛若静止的画面。

“预计三号二十秒后从十四号监视器前通过。还剩十秒……五、四、三、二，确认通过！”

“明白！图像解析！渗透开始！”在逼仄的车体内，六号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人生几近二十年的时光，全都倾注在构建系统上。自己的努力能否开花结果，今夜就可以得到验证。想到这儿，她便觉得自己似乎就要被重压摧毁。她从上衣里兜内取出一纸书简。这封残破不全、颜色几乎褪尽的信件，就像是一道护身符，一直被她带在身边。

“十四号监视器，图像解析完毕。观察结果未见消失。系统全部归零。”

“明白！系统全部归零！”

只是留下了终端系统的演示区域，其他监视器全都转换成了普通模式。车体内高涨的内压俄顷间便恢复了常态。六号抬起头来看

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挂钟。并排悬挂在墙上的两个挂钟，一个只有短针，指向八点；另一个只有长针，指向三十五分。

三十年前的那起事件的发生时刻被推定为深夜十一时许。如果此次也是相同时刻的话，那就还剩有几个小时的富余时间。

“下次是从八号监视器前通过。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六号，你可以休息一会儿。”十二号凝视着终端装置，声音压抑。黑夜还很漫长。六号默然颌首，摘下了耳机。

今夜果真能够阻止城镇的“消失”吗？

刚刚迈出监视车辆一步，身体立刻就被一股寒冷的夜风所包围，令人难以相信眼下的季节已经是四月。寒气使眼内沁出了泪水。六号抬头仰望着长空。因为云翳厚重，天空看上去显得逼仄阴郁。

“云层很低……”六号由佳一边深深吸入刺骨的冷风，一边解开一层又一层的“抑制”屏障^①，使自己从几乎覆盖着整个车辆的拱形过滤板的影响区域内解脱出来。

眼前出现一片城镇之光。

在居民已经撤离完毕的城镇里，看不到可以显示出人类生存迹象的温馨灯火，只有街灯井然排列在那里，闪烁着白光。这个无人的城镇，似乎也要强迫其保持秩序似的，红绿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变颜色，如是反复不已。从那幽然闪烁的光线上，无法感受到“城镇”的意识。

城镇消失时，既不会出现冲击和震动，也不会伴随声响和光亮，

^① 指通过训练来控制感情的起伏，以防止受到污染。全称“感情抑制”，是管理局的人员需要掌握的技能。

只有人销声匿迹。

与三十年前月濂镇的消失不同，此次，人没有消失。因此也就难以判断出消失的具体时间。既然人的思绪没有消失，“残光”也就不会在城镇中闪烁。

“‘城镇’并无可怕之处。对于一个内心世界处于自由状态的人来说，‘城镇’绝不会令其感到恐惧。如果是由佳的话，一定没问题！”

阿润的话如今依旧藏匿在由佳的心底，并一直在引导着她。她一面俯瞰着城镇上的光，一面再次回味起迄今为止自己与各类人物的际会轨迹。

记忆停留在二十七岁的和宏。他所不断描绘的，是已经消失了的月濂镇。而且，那并不是记忆中的风景，而是已被封闭了的、无人踏入而行将腐朽的现实的城镇风景。

他受到了“城镇”的“污染”，并由此以某种形式与“城镇”连接在了一起。管理局一直在认真观察他的绘画。

两年前的某日，他的笔下之作发生了变化。风景已经不再是腐朽的建筑物，而是开始描绘人了。据此，管理局得出了如下结论——这是下次即将消失的城镇的风景，于是预测并圈定了五处将要消失的城镇。

最终确定此次消失地，则是根据他一年前画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城址和两根烟囱的投影。没错，恰恰就是现在由佳从山丘上俯瞰着的景致。

在确定了消失地以后，便按照当初的计划，由“分身”阿响居住在城镇中，探寻着“城镇”的意识动向。如果让居民过早撤出，“城镇”的意识就会发生变化，消失就会转移到其他城镇。可是另一

方面，如果居民的身上出现了“消失适应”症状，又会导致他们与城镇一起消失——倘若在出现了这种状态后再采取对策的话，则为时已晚。因此，必须小心谨慎伺机而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由“城镇”引发的消失适应扩散于两个月前。“城镇”将一种能够诱使人们服从消失的特殊声音，安插进城镇所产生的所有声音内。尽管受到上述声音的侵蚀，“分身”阿响依旧与消失适应进行着抗争，并利用分身者特有的“心灵感应力”，向待命于城镇外的“原身”阿响通报着“城镇”的动向。

看到消失适应的征兆后，“消失对抗音”便一齐被发送到城镇里。阿润在自己消失前曾把“音种”托付给了由佳。在近乎二十年的岁月里利用这一“音种”酿造出来的音，中和了城镇居民的消失适应，并把他们强行带出了城镇。也就是在三天前，所有的居民才完全撤离了城镇。

如今，只有三号调查员阿望一人留在城镇里，观察着城镇的动向——她是一个拥有消失抗性的人，对消失具有亲和力。

“阿润，这样的结果你是否满意呢？”由佳这样自言自语着，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阿润形象依旧是他十五岁时的样子。由佳的头上虽然已经明显地出现了银丝，然而其心理年龄却与和阿润朝夕相处时并无二致。

由于三十年前月濑镇的消失，她失去了阿润。阿润托付她“斩断消失连锁反应”的夙愿，如今是否已经实现了呢？

“城镇”对管理局的抵抗察觉几多？它的触手能够伸展到何处呢？对此无人能够做出预测。眼下的瞬间也是如此，“城镇”和管理局之间正在暗中进行一场无声无息因而也就更为炙烈的博弈。

“‘城镇’不可小觑，虽如此，亦不足为惧！”

由佳的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几乎从未接触过的前总监在上次消失时说过的话。将管理局这个过去只是单纯负责回收消失污染物的机构变革成一个预测未来的消失、具有战略意义的对抗未来消失的组织——构筑起这样的基础，简直就像传奇一般。

即便防止了城镇的消失，该做的事情和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也同样不胜枚举。人并未消失的城镇是否也会出现“二次消失”？已经离去的居民何时才能重返家园？最大的问题则是：消失被阻止后“城镇”产生的反作用将是无法预测的。今后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回避消失而采取的行动，或许正与最糟糕的消失连锁反应连接在了一起。面对着“城镇”的力量，自己竟显得那样渺小。

前总监白濂女士的话语在脑海中复苏了——即使明天就会消失，我也会把自己的想法一直坚持传递到那个瞬间。

在确认了阻止城镇消失的计划已初显轮廓后，她于去年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二岁。多年来她一直与城镇的消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拥有消失抗性，但污染依旧将她的身体腐蚀得百孔千疮。即便是为了继承她的遗志，此番作战也必须成功！

“由佳……啊，对不起，六号。你怎么了？”

由佳回头望去，只见原身阿响正伫立在那里。无意中想要呼唤由佳的名字，她随即吐了一下舌头。

“总算迎来了这一天。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边不知怎的就……是吧？”

“可不。”寡言少语的阿响答道。

“他的状况怎样了？”

“好像还没恢复意识。”

分身阿响，由于违背了“城镇”的意志，向原身阿响通报了消失的时刻，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在做最后的相互联络时昏倒在地，之后两个月内都不曾恢复意识。

即便没有语言的交流，二人也心灵相通。分身阿响，今后大概无法恢复意识了。即便恢复了意识，或许也只能像和宏一样，出现记忆障碍。而他就是在事先知道这所有一切的前提下潜入城镇的，为的是斩断消失的连锁反应。

不仅仅是他，由佳也好，原身阿响也罢，包括管理局的所有成员，全都选择了这样的人生之路——他们一面与污染的恐怖做斗争，一面从事着与消失有关的工作。而消失则属于“污秽”之物，为人们所忌惮和厌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未来充满希望。

“六号，马上就要通过八号监视器了。请做好待命准备。”十二号招呼着由佳。从监视车辆内漏出的光使十二号变成了一个影子。

“明白！”

由佳与阿响一起向车辆走去。她想再次从精神上构筑起“抑制”屏障。这时，她感受到一股风正在吹动自己的刘海，于是便回头向城镇方向望去。

“风……？”

“风吹过来了呢，是吧？”阿响也停住了脚步，冲着迎面袭来的寒风眨巴着眼睛。风从城镇的方向爬上丘陵的坡脊，向由佳他们刮来。这风到底能否吹向未来呢？

由佳仰望着没有星斗的黝黑夜空，想起了三十年前消失了的月

赖镇。

阿茜一边烧水，一边凝望着墙上的挂历。今天的日期被她用笔画上了红圈。眼下这个时候，由佳等管理局成员大概正在静静地向新的城镇消失进行挑战呢。

“打那时算起，一晃都三十年了……我也五十五岁了。真是时光如梭呀。”

三十年的时光，恰恰是自己移住到这个都川以后的岁月，也是自己与和宏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她抱着胳膊将视线移向镜子。眼角处浮现出来的皱纹再次使她感受到岁月的流逝，不由得双眉蹙蹙起来。那难以视为四月之夜的冰冷空气让她周身颤抖，她披上了披肩。

今夜也没有客人到客栈投宿。碰上这种日子，她总是要先喝点茶什么的，并早早就寝。

阿茜熄灭了所有的灯，向位于偏房的和宏的画室走去。和宏正和往常一样专注于自己的画作，似乎沉湎于自己的世界里。他头也不回，只顾在画布上飞龙走蛇。良久，阿茜就那样端着茶盘伫立在原地，注视着他的样子。

为了不打搅对方，阿茜在其身后窥望着。当她看到画布上的画作后，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二十七岁时，和宏受到了“城镇”的污染。打那时起三十年的岁月倏忽而过。和宏的记忆停留在了二十七岁。如今他只能让意识自由驰骋，每天都在描绘已经消失了的城镇风景。

他的画被那些讨厌污染的人鄙视为“污秽之作”，可同时又被那

些无法公开表露自己失去亲人后悲哀之情的人所暗自喜爱。这便是阿茜三十年来守护着的一切。

然而和宏今夜描绘的，并不是城镇的风景。他在画肖像画，而且是阿茜的肖像画。

和宏总算意识到了阿茜的存在。他停住画笔，回过头来。就在那一瞬间，他的脸上显露出诧异的神色。

“阿茜……”

是自己听错了吗？然而，和宏莞尔一笑，再次开口说道：“阿茜！”

这声音深深震撼着阿茜的心。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十载，和宏的声音也已经与他现在的年龄相符，但毫无疑问那就是令人怀念的和宏的声音。

一直被“城镇”夺走了声音的和宏终于开口说话了。而首先开口说出的，大约早就注定是阿茜的名字。这是一种真切而又毫不迟疑的声音。

“和宏……”阿茜难以置信地一直伫立在那里。

“我回来了呀！”

千真万确就是和宏的声音。它意味着和宏已经摆脱了“城镇”的影响。在新的消失迫近之际，“城镇”把和宏从捆绑着他的污染诅咒中释放了出来。

和宏紧紧地抱住了仍然一动不动的阿茜。紧紧地、紧紧地。这种拥抱似乎饱含着对阿茜的感激之情——阿茜一直在支持像他这样一个说不出话来、甚至连记忆都未能留住的人。

阿茜与和宏朝夕相处。他就待在自己的眼前。一个可以相互接触、可以共欢颜但却无法享有共同记忆的和宏。仿佛要夺回已经失

去了的东西一般，和宏紧紧地拥抱着阿茜不肯松开。他以极为强烈的力量拥抱着阿茜，似乎想要帮阿茜弥补这三十年的岁月丧失感。泪水不断地从阿茜的眼里汨汨涌出。

当阿茜睁开濡湿了的双眼时，窗外已经下起雪来。这是四月的雪花。在已经消失了的城镇——月濑镇里，毫无光亮，到处漆黑一片。

Episode 1
待 风 之 丘

两人一组的作业正在进行中。

今天最初被分配到的人家，是一栋木造灰浆的二层独栋住宅，大约建造于三十年前。被木板墙围裹着的院落里，恣意生长着的树木的绿色枝叶已经延伸到墙外。五月下午的日光正在嫩叶上懒散地摇曳闪烁。

三十四号穿着对女性而言未免略显肥大的工装裤。裤子上吊着一个回收用布袋。她把帽子重新紧紧地扣在头上。午后的作业即将开始。

搭档九号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作业已经进入到第三周，因此，无须互相搭话沟通，作业程序及业务分担皆已了然于心。

看到门柱上的嵌入式住宅显示牌后，九号不由得咂了咂舌。

“这下可麻烦啦！”

“我去借个工具吧。”

“不用。我自己去取。用撬棍撬总该没有问题吧？你就先去处理屋内的东西吧。”

“明——白！”将玄关托付给九号以后，三十四号穿着工作鞋便径直走进了屋内。房门没有上锁。迄今为止走过的人家也全都如

此，因此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家家户户都是这样——门不上锁大敞四开。

“啊，开始工作吧。”

作业每次都是从最为耗时的房间开始。三十四号首先走进了起居间。穿着鞋子就踏进他人房间搜寻私人物品的罪恶感早已彻底麻木。

最先看的是信袋。包括寄来的明信片、信件和发票之类。所有这一切都是回收对象。她把信袋反扣到悬挂在腰间的厚布袋上，将信袋中的物品悉数倒进布袋里。之后便去搜寻摆放着电话机的小桌。将三本电话簿装进布袋以后，袋子已经相当沉重。

“那么，接下来……”三十四号环顾着四周。因为已经转了五十多户，所以何处放着何种物品大体上已经心中有数。如今，她对于盗窃空巢之家的小偷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将值钱的东西一洗而空的高超本领已经颇有心得。

“这项工作干完以后，我们也有能力去干个空巢盗贼什么的了。”

“那就还得去学学撬锁的本领，否则……”

三十四号曾和九号开过此类玩笑。

她逐个打开了抽屉，在里面发现了银行存折——工资的打入、公共费用的扣除、三五万元的取款额——这些细目全都留下了浓重的生活影子。她不由得环顾起四周来。自不必说，房内空无一人。存折上还有四百万元的余额。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但是，当她看到首页上的“月濂中央支行”字样后，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塞进回收袋中。

完成室外作业的九号露出了身影，也加入到室内回收作业中。从他找到的纸袋里搜出了几捆发票以及收款凭证。这家人当初大约